

牧

齋

有

學

集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書

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

錢後人謙益白君鴻賢弟秀才足下昨得書撫教甚至惠長律六百言期以明年初度長筵促席歌此詩以侑觴開函狂喜笑維以扑俄而峭然以思又俄而蹙然以恐蓋吾爲此懼久矣犬馬之齒幸而及耄四方知交不忘陳人長物或有稱詩撰文引例而相存者良欲致詞祈免而未敢先也今此言自吾子發之則吾得間矣敢藉子爲鼙鼓以申告于介衆吾子其

敬聽之無忽今夫人之恒情所欣喜相告者誦也祝也其所掩耳匿避者罵也呪也子之愛我怜我欲引而致于我者其必爲頌爲祝而不爲罵且呪也審矣今吾有負于子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召罵有因祝而招呪此相因而假也若夫卽頌而爲罵卽祝而爲呪此則非待非因非降自天無可解免者也今吾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頌者而無有也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

其脛此天地間之不祥人雄虺之所螫遺傷鵠之所
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況于君乎今我之
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我昭而子反肆無
是理也我知之子亦知之而昧目糊心懵而相頌子
之出于筆舌也則易而我之恟駭怛悸然而當之也
則甚難韓退之曰歡華不盈眼咎責塞兩儀今也歡
華則無咎責滋大子雖善頌將若之何子之頌我鋪
陳排比駢花而錯繡吾讀之毛豎骨驚以爲是客嘲
之庾詞頭責之變文也允矣哉頌之爲罵也夫安得
而不怖哀哉斯民老而不死如秋杌樹春則還生如

冬水魚煖則旋活昧昧焉屯屯焉聽其以大地爲圜
牢以人世爲巢幕斯亦已矣頌贊之不已又從而祝
延之申之以眉壽饗之以鐘鼓當斯時也如睡斯魘
如夢斯噩耳目瞽亂血脉債張三彭啁哳五神奔竄
雖有善呪者莫毒于此奚必出子都之三物詛熊相
于實沈而後謂之呪與故曰祝有益也呪亦有損知
呪之有損則祝之無益也可知已矣吾子其所擇焉
子如不忍于罵我也則如勿頌子如不忍于呪我也
則如勿祝以不罵爲頌頌莫禱焉以無呪爲祝祝莫
長焉吾子而不愛我也則已子誠愛憐我猶以是爲

橘中之遺叟鷄巢之老人矜全之護惜之養其不材
而保其天年則盍亦禳除其罵呪使其神安無恐怖
乎誠欲禳除罵呪則請自祈免頌祝始在吾子善擇
之而已矣且吾子之祝我也必將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請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饗帝
啓封彭城不知其遭犬戎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
若此之播越也疏封之後鴻水滔天吾祖憂墊溺焉
十日並出吾祖憂燒灼焉九嬰封豨窺竄檣杙之徒
磨牙交趾吾祖憂 扞抵突焉自是已降彘羿斟尋
之覆滅南條牧野之改革吾祖之閱世益多故矣已

爲守藏吏子官錢府則固未免于失封也旣而避國王之難遁迹流沙則猶大戎之餘殃也吾祖自言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榮衛焦苦恐不度世傳稱其晚年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則雖其受壽永多八百年之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皤腹開口而咲者固無几也今吾之年吾祖八分之一耳身遭喪亂刀途血路一日百死已不啻吾祖之八百年嚮令服水桂食雲母養氣交接几及吾祖之老壽芒芒人世無窮之愁苦斯漆園小生所以睥睨冥靈咲我祖之以久特聞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吾祖

之役于唐則有少陽李太白論之曰雖無二十五老
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四皓調笑可以安儲
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由今觀之京
肅之際唐天再開整頓乾坤巨手相望寥寥焉安取
少陽一翁于其間哉以少陽之賢重以太白之論不
能與天寶諸人分隻字于汗青吾子願欲懷油素佩
研削刻畫面日起我于沈灰槁木之餘其志亦已荒
矣吾竊願子之善息也江天孤迥如在世外祥誦之
餘清齋遲客盤無黃雞紫蟹之具飯有紅蓮白稻之
炊煑葵翦韭酌醴焚枯農家之常供也擣香篩辣折

牛齋有唐集卷三十九
花傾酒仙家之風物也弟勸兄酌我歌汝和歡擊瓦
缶醉臥竹根誠不知夫東海之揚塵北山之移谷也
子能去子之佔佔者嘒嘒者剗心易貌而從我游焉
則善矣去人促迫語不能了僅畢其說以報謝足下
并以爲約謙益再拜

復李叔則書

竹屋紙窓中寒彊臥緝李小有宋遺民傳目錄得河
濱序文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撫卷失席
曰此元經陳亡而書五國之旨也其文迴翔萌折纏
綿惻愴吳立夫桑海錄序殆未能及私自嘆向者餐

叔則之名不意其筆力老蒼曲折一至于此每盱衡以眎學者浹兩月族孫侍御攜手教及霧堂全集至風林雪被扶病開卷感慨則涕泣橫流賞心則歡抃俱會幽憂之疾霍然有喜旣而翻覆芳訊尋味話言緬懷豫州知我之言深惟敬禮後世之託不辭固陋作序一篇生平迂愚恥以文字媚人况敢膏唇岐舌以誑知己私心結轡偶多振觸序有未盡輒復畧陳僕年四十始稍知講求古昔撥棄俗學門弟子過聽誦說流傳遂有虞山之學謏聞空墳重自慚悔老歸空門都不省記側聞中原士大夫颺何李之遺塵集

矢加遺雖聖秋亦背而咻我而足下以不朽大業鄭
重質問滄桑竹素取決于老耄之一言此其識見固
已超軼時俗而追配古人矣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
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
之變不可勝窮文至于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
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
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
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
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
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

宋初廬陵未出未嘗無揚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脩
柳開也廬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
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于金源而
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
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
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臣子仰
而曰李何俛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
笑乎仲默之言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今爲仲
默守祧者曷不揭仲默之緒言丹青而表著之曰文
爲何文法爲何法昌黎之所亡者何等信陽之匡救

者何術病症的確方藥分明吾將掩口俯躬揖齊而從之不暇矣此之不能而徒禁人之議信陽如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何爲也哉僕旣已畏影逃虛舍然于前塵影事而猶覩縷相告者良慙舉世之人乘舟不知東西望吾叔則勿與隴人同遊而曉示之以斗極也來教諄復以昌黎李翱爲况聞命震掉若墜淵井循覽大集大率虛懷樂善貶損過當則又伏而淡思以足下學殖富才力強冥搜博採出神入天有能尺尺寸寸從事商討策騏驥于九阪之途而閑之以秋駕至則文苑之郵良矣而世果有其人與有其

人而不知則僕之耄昏也已甚矣或者聊爾言之不
必有其人與抑或有憑依焉而姑爲之詞與古之人
無是也昌黎曰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習之曰
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
人也古之君子師資相長各實相別愈則愈翱則翱
陵彛谷塹金銷石泐而精神在天地間浮譽虛聲如
腐州熠燿應時起滅豈忍以千秋萬年不訾之軀輕
相傳麗又施易以顯目當世哉文章途轍千途萬方
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僞體茲
多根莠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鉅釘爲經術者矣有以

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黨枯朽爲
史筆者矣有以造木塲祈土龍爲經濟者矣真文必
淡而陳羹醕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真文必質而盤
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真文必簡而斷絲折線
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真文必平而涪蹄牛踪行潦紆
餘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岐尾乳目臍口者亦
曰變真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真則精金美
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陽鱗之
魚不若蓬池之鱮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瓦釜之
鳴不若洪鐘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豈有是

哉明朝之文祖唐而稱宋鑿鑿乎統系具在圖牒徵
今將詢于介衆謀之道路家自立墀人各賔尸而茫
然未有適從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豈叔則于此猶有
或而疑與抑亦與以自下未敢質言與帝車冥冥輿
紫錯互叔則不以此時金甌觴決示斗極于中流而
又奚待與伏勝篤老帥丹多忘斯文未墜所歧望于
達人良厚辱燥筆乾意重詞滿扶病點筆畧約累紙
要以下上今古由導志意非布席函文明燈永夕固
未能傾倒百一也生平恩門良友多在關中宿草窮
塵西望于邑季心一奇偉男子生困葦笥死阨汗簡

老人不死尙能奮筆令黃壤生白虹也山之間之努力強飯愛而好我無金玉爾音

答山陰徐伯調書

往年獲示大集茹吐包孕鯨鱣春麗欣賞之餘繼以駭悼自分齒衰才竭絲盡灰乾不復能遠騁高厲與應龍神馬摩九霄而撫四海有仰屋竊嘆而已手教累紙稱嘆僕文章媲美古人致不容口以爲諛言乎八十餘老人偷生視息悠悠人世何以當于高賢而重煩獎拂以爲瑱言乎自顧鄙薄聲聞過情蹶氣震怖如雙杵撞胸撫按不能止旋觀足下論議證嚮今

古一一辨其津涉覽其潭奧誠非傭耳剝目飾梔言
以相誕謾者敢援古人信于知己之義略陳其生平
所得以告足下僕年十六七時已好陵獵爲古文空
同弇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紙搖筆
自喜欲與驅駕以爲莫已若也爲舉子偕李長蘅見
其所作輒笑曰子他日當爲李王輩流僕駭曰李王
而外尙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
而略指其所以然僕爲之心動語未竟而散去浮湛
里居又數年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
與近代剽賊顧質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

朝勿漫視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爲文之阡陌次第今所傳初學集皆三十七八已後作也自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爲所掩沒萬曆中臨川能訟言之而窮老不能大振僕以孤生謏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譟以爲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譁世也然僕之文章自斷不如古人者有四古人學問自羈貫就傳以往歲有程月有要年未及壯而九經三史七畧四部之樞要已總萃于胸中其有著作叩囊發

匱舉而措之而已耳余以少失學腕晚改步蹭蹬功名洊臻喪亂神志荒耗誦讀遺忘乃欲上下馳騁追扳古人於行墨之間斯足下所云舉鼎絕臙者乎其自斷者一也廬陵眉山以間世傑出之人當聖宋雍熙之會天下望風懣畏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一言一字不輕徇人人亦不敢曲望其徇也今所處之地譬如人在井中雖大呼哀號猶不能貫行人之耳况敢仰面而唾人耶文品卑薈誰克湔濯其自斷者二也徃常語文太青曰古人之學以古學爲基梯而下之可以下逮于今公等之學以今學爲基梯而上之

不能進跼于古太青嘆息以爲知言今以斯言自考
吾所欲決排而去之者今學也所未能沂泐而從之
者則古學也今學之梯已去而古學之梯彌遠兩楹
之間了無據依不反爲太青咲乎其自斷者三也人
生讀書學問與時而衰者才力也歷時而進者意智
也僕初學爲古文好歐陽公五代史記以爲真得太
史公血脉五十餘繫請室爲稼軒讀史記漢書深悉
其异同曲折前此皆茫如也亂後廢業老歸空門世
間文字杳如積劫兩年來課稚孫讀書偶緝註疏左
國諸書劃然眼開始知七十年來讀書皆沉埋霾霧

中乃今心朗目舒自具手眼如東坡所謂觀書眼如
月者惜乎老將至而毫及也以今日讀書之眼覆視
少作如醒時人憶醉語其自斷者四也以足下愛我
之深譽我之過僕不能奉承德音鄭重策進而厚自
貶抑如前所云云者亦恃足下知我以斯言爲盾而
淡求文章學問之利病庶可以自附師資相長之誼
云耳今更重有屬于足下初學徃刻稼軒及諸門人
取盈卷帙遂至百卷敢假靈如椽之筆重加刪定汰
去其繁彷彿駢駁而訂其可存者或什而取一或什而
取五庶斯文存者得少雍根莠而向所自斷者亦藉

手以自解于古人則足下昌歎之嗜庶乎不虛而僕
果可以自附于知己矣今之好古學者有叔則確菴
孝章亶恭諸賢其愛我良不減于足下刊定之役互
爲訂之其信于後世必也長夏端居幸爲點筆以代
拭汗新秋得輟簡見示幸甚

復吳江潘力田書

手教盈紙詳論實錄辨證此鄙人未成之書亦國史
未了之案考异刊正實獲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
嫌唱此論者似非通人吹萬自己不必又費分疏也
德慶一案事理甚明高明旣執據堅確何容固諍聖

祖神武獨斷變絕終古雖晚年倦勤東朝諸王寧敢以開國大事自立斷案大書簡冊此非僕之耑愚所敢聞命也僕老向空門荒唐放誕舊學無多遺忘殆盡汗青頭白邈若多生何況區區瓌碎文字杜詩新解不欲署名曾與長孺再三徃復日來緝閱華嚴漏刻不遑都無間心理此長語頃承翰教拳拳付囑似有意爲疏通證明之者不直則道不見請訟言而無誅可乎僕之箋杜詩發端于盧德水程孟陽諸老云何不遂舉其全遂有小箋之後大意耑爲刊削有宋諸人僞注繆解煩仍憊駁之文與少存杜陵面目偶

有詮釋但据目前文史提撮綱要寧畧無煩寧疎無漏浚知注杜之難不敢以削藁自任置之篋衍聊代舊藁而已長孺授書江邨知其篤志注杜積有歲年便元本相付曰幸爲我遂成之畧爲發凡起例撻抉向來沿襲俗學之誤別去數年來告成事且請爲序妄意昔年講授大指尙未遼遠欣然命筆極言註詩之難與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旣而以成書見示見其引事釋文檀釀難出間資嗛噉令人噴飯聊用小籤標記簡別泰甚長孺大愠疑吹求貶剝出及門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

以定本來謂已經次第芟改同里諸公商榷詳定醵金授梓灼然可以懸諸國門矣乘間竊窺其藁向所指紕繆者約畧抹去其削而未盡者瘡癥痂蓋尙落落卷帙間竊自念少學荒落老眼迷離諸公皆博雅名家共訂此書吾所欲刊削者未必諸公之所非而所指削而未盡者無乃諸公之所是頭目頓改心神俱惆疑信錯互者久之比得來教乃啞然而笑曰信矣吾所欲刊削者果未必非而削而未盡者則誠是矣心長目短老將至而毫及之其不足以與于斯文也亦信矣又曷怪乎然而尙有欲更端于左右者竊

謂士君子凡有撰述當爲千秋萬古計不當爲一時
計當爲海內萬口萬日計不當爲一人計注詩細事
耳亦必須胷有萬卷眼無纖塵任天下函矢交攻礮
椎擊搏了無縫隙而後可以成一家之言若猶是掇
拾叢書丐貸雜學尋條屈步捉衿見肘比其書之成
也旦而一人焉刺駁則憤而求敵夕而又一人焉刺
駁則趣而竄改刺駁頻煩竄改促數前陳若此後車
謂何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聊爾之事固不妨慎
之又慎精之又精終不應草次裨販與幸舉世兩目
盡快而以爲予雄也今注詩者動以李善爲口實善

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賦消釋三幡至今法
門老宿未窺其奧杜詩西方止觀經之句注者引李
遐叔左溪大師碑而未悉其指云何遐叔文云左溪
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曾聞此經川解止觀則可
矣所云曾聞此經聞何經乎一曰西方之止觀經依
主釋也一曰西方止觀之經持業釋也二釋者將安
居乎問者答者兩俱茫然令李善執簡恐不應如是
然此但粗舉一端耳注杜之難正不在此諸公旣共
必將採珠授玉盡美極玄爲少陵重開生面鄙人所
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離攘臂于其間乎來教

謂愚賤姓氏挂名簡端不惟長孺不忘淵源亦諸公
推轂盛意詞壇文府或推或挽鵲巢鳩居實有厚幸
僕所以不願廁名者捫心撫已引分自安不欲抑沒
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強執拘甘自外于衆君子
也來教申言前序九鼎也冠首簡斯文也殆慮僕慙
有後言而執爲要質者若是老夫亦有詞矣未見成
書先事獎許失人失言自當二罪並案及其見聞違
互編摩麗雜雖復兩耳聳聳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
心救目護前遮過而喑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覆視
舊箋改正錯誤凡數十條推廣畧例臚陳近代注杜

得失又二十條別作一叙發明本末里中已殺青繕
寫僕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爲息壤而借以監
謗則此序正可作懺悔文又何能終錮之勿出乎僕
生平痴腸熱血勇于爲人于長孺之注杜鄭重披剝
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義相勗勉與其自致不朽耳
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廁名少欲自列
而諸公咸不以爲然居然以岐古相規以口血相責
匹夫不可奪志有閔嘿竊嘆而已少年時觀劉子駿
與楊子雲書從耿方書入錄貢之縣官而子雲答書
曰君不欲脅之以威凌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私心

竊怪其過當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謂子雲老不曉事哉餘生殘劫道心不堅稍有振觸習氣迸發兄爲我忘年知己想見老人癡頑茹物欲吐之狀傳示茂倫兄常闕堂一笑也東事記畧東征信史也人間無別本幸慎重之俞本紀錄作絳雲灰燼諸候陸續寄上不能多奉

答徐禎起書

讀所示古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文皆奇麗志節盤鬱方寸五岳隱然不平而辨博之學雄駿之氣又足以發之眼中之人無此久矣足下通懷挹損浮視下

問老學昏耄未有以相長也嘗讀李文饒文論舉曹子建以氣爲主之言而以兩言疏通之曰氣不可以不貫勢不可以不息此兩言者文章之指歸也今足下之文雄矣壯矣關合怪駭驅濤湧雲天吳罔象滅没行墨氣之不貫而以編珠貫玉爲嫌者則無之矣若夫言繁理富奔於諧合浮漂不歸之病或時有焉文饒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李謂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皆善息之說也欲有以進于足下其必取諸此矣古人有言辭尙體要規必圓矩必方此天則也要之必歸于簡質古

今之文雄渾激射累千百言如一氣迴復者太史公
之後唯蘇子瞻耳子瞻之文固未有側背規矩流宕
而忘返者也子瞻評李方叔之文微傷于冗後當稍
收歛之今未可也方叔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
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矣然不可不知也此言當取
以獻足下然所謂如川方增當極其所至者謂其當
爬搔洗濯日磨月礪以馴至于霜降水落物後窮而
天根露焉非謂夫縱放奔軼騁不介之馬于峻坂任
其顛蹶而自愉快也陸士衡曰考殿最于鎗銖定去
留于毫芒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知乎

此則子瞻之于方叔所謂當極其所至者亦應時發藥非診治之通方也豐山之鐘知霜則鳴豐城之劍入水則化足下之文霜水之遇近迫矣亦在乎善候之而已若欲僕尺寸繫括句櫛而字媵之則無論拙匠代斲自惜其指亦思以楮業之工雕刻混沌而反爲元氣賊也

與方爾止

謙益白爾止世兄足下頃見足下酌遵王詩次章頗似何將軍園林第十因思此詩云幽意忽不樂歸期無奈何兩句突兀而起卽兩句截斷云出門流水住

卷之八 詩集 卷之三

二

回首白雲多此一輪勢也次一轉云自笑燈前舞惟
伶醉後歌次又轉云祇應與朋好風雨好來過八句
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
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筆如此足下滾于杜者聊復
拈此以相嘆賞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
落雖欲不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
不能進陸平原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變也屢遷又
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皆善變之說也近
代思變杜者以卑薄膚淺爲中唐五言律中兩聯不
對謂之近古此求變而轉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

右丞錢考功皆于杜老爭勝毫芒晚唐則陸魯望皮襲美金源則元裕之風指穠厚皆能橫截衆流足下論詩以杜白爲第宅亦不妨以諸家爲苑囿也每愛足下詩能于酬應中輸寫性情是以迴絕時流旣于此中得無膽放手滑馬逸不能止三周華不注其亦將往而思返乎金剛筏喻最重棄捨學道之人謂當于生處熟熟處生故曰百尋竿上轉身難又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能棄能捨則能變矣足下今以晚年若能捨詩入道可用此言爲筏喻也送序中旣以此事推足下見足下論詩眼明細知不以業成自

滿聊復布此決耳耳聾畫字不便往復伸紙代口勿
以爲咲

與王烟客書

荒村燦騰風雪拒戶紙窓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
重以餽歲佳肴珍果盈筐溢筭春風滿座椒盤郁然
淵明省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恒飢之感古人
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西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
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于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
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于荒江墟落之
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憇然仁者去之畫

然智者去之亦庶几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
長物耿耿胸臆間長言譚語每相薦樽斷編齧翰手
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
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庋自獻左右少
慰嗜芟采葑之思周章捫揣慚懼而止每以自愧又
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辟如旅人窮路迫思
鄉井衣珠茫然歸無計來教以導師見推良爲踴
躍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客慧浮動
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靜則染靜習教則染教邪
師育宗又從而影掠鈎牽引狂趨僞染神尅骨如仁

兄弟依大乘心安如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向來善友薰習扣擊于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爲精奧心經則賢首畧疏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偈親授僧法近代大老箋註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出未奉報章寒疾少間專力奉復馳神函丈不盡翹仰

復遵王書

昨得手書循覽再三溪喜足下好學深思助我良多

而惜余實固不足以承之也僕少壯失學熟爛空同
弁山之書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轍易向孟陽
論詩自初盛唐及錢劉元白諸家無析骨雜刺髓尙
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劍川遺山余之津涉
實無之相上下久之思沂流而上窮風雅聲律之由
致而世事身事迫脅凌奪晚晚侵尋有志未逮此自
考之公案也四十年來希風接響之流湯臨川亦從
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袁氏兄弟則從眉山起
手眼明手快能一洗近代窠臼眉山之學實根本六
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演迤弘奧故能凌獵千古然坡

老論詩亦頗多匠心矯俗不可爲典要之語若少陵
論太白詩比論于庾鮑陰鏗又云何劉沈謝力未工
才兼鮑照愁絕倒稱量古人尺寸銖兩不失針芒此
等細心苦心恐坡老尙有未到處偶讀謝康樂詩云
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志新術去子惑故蹊
子美今體撮爲兩句云過客徑須迷出入居人不自
解東西此詩家採釧縮銀攢簇烹煉之法也今人注
杜輟云某句出某書便是印板死水不堪把玩矣袁
小脩嘗論坡詩云他詩來龍甚遠一章一句不是他
來脈處余心師其語故于聲句之外頗寓此物託興

之旨庾辭譏語往往有之今一一爲足下拈出便不值半文錢矣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只得向土地前也下一分齊此可爲噴飯一咲也居恒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脚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然探符取代登臺觀苔人固不可與微言則亦憂憂乎難之矣少暇當抵掌盡之近來典故盡于絳雲一炬三案之事詳看三朝要典得其案則斷易定如知病便可定藥也

與遵王書

來教論吾詩淡相推挹所謂愛而忘其醜也然足下

好學深思虛已求宗必非諛曲以相抵者政恐愛我
之過于生平問學尙未委曲悉本末近有答山陰徐
伯謫河濱李叔則二書頗約畧言之足下試覽之而
知吾學之所不至與今之老而不能竟其所至者可
以爲鑒亦可以爲勸也甲申亂後讀書近歸心內典
又不復讀外書昔學舊聞遺失畧盡如何蕃舉幡事
柳文皆云遮道叫闢則此語容有之但不記所自出
耳李叔則謂吾文近來好用佛語叔則不知余學殖
日落聞資內典爲談助而以爲好用佛語此所謂何
不食肉糜耳然響言二字出晉天文志叔則謂用法

苑珠林又未克謂金條脫出自莊周也記問之難如此聊及之以供一哂耳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于楚辭陳王出于國風劉楨出于古詩王粲出于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獨孤及謂沈宋旣沒崔司勳王右丞崛起開寶之間得其門而入皇甫補闕數人而已今之論古詩者曹劉陸謝能一知其體源否論盛唐者祖禰李杜二家亦知司勳撥棄俗學未克窮究聲律精研風雅源流而下自韓劉皮陸以訖于宋之廬陵眉山金之遺山而已知盡能索矣更遡而下之渥其流而揚其波殆將往而不

返非所望于高明也元白二公徃復論詩司空表聖
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鍼藥也留心揀擇
但見其上勿汜濫末流爲有識所笑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書

與惟新和尚書

頃者佛日漸冥法幢欲倒魔外放恣教網凌彞伏聞
大和尚座下如來真子覺皇法將契三藏于一乘半
滿無二會三宗于一鏡性相交融古人所謂四依之
一淨土龍聞者也朕而韜光自晦撝謙不居栖江浦
蕭閒之地處鐘魚寥寂之鄉明月一方演法音于頑
石風旛未動混伴侶于獵徒斯豈法運之弘開有時
抑亦衆生之機緣未到歟竊惟今日妖邪熾盛狂瞽

牧齋有學集

卷四十

一

交馳皆以正法不明之故而三宗之中急宜提唱者
尤莫先于賢首蓋自清涼方山兩家之疏論已不免
砧錐相向而圭峰已後弘演斯宗作人天之眼目者
寥寥乏人台家各仞門庭人以妄判叛竊之談互相
矛盾以故魔民盲子緣間乘隙矯亂披猖如使華嚴
法界豁朕中天高山之旭日常明帝網之寶珠偏照
善得見而衆疾俱消末厄出而羣生咸給又何患狂
焰之不除慧燈之不續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說法
爲人忍忘遺囑蒙雖不敏志切皈依所以願隨大衆
而頂戴敢効諸天之啓請者也蒙焦芽敗種誦帝鈍

根 七殘年矢心迴向少干首楞薄有宿緣管窺影
掠妄製諮決十篇敬因友人張子石奉獻法座伏惟
大德閔其狂愚賜之筆削俾得正其繆誤知所適從
牛羊別方隅之眼蚊蚋飽溟渤之流多生積劫何幸
如之是用齋心企踵翹勤待命若夫順風立雪頭面
頂禮咨請叅扣固非可一隅盡也伏乞慈悲幸甚攝
受幸甚不備

與素華禪師

塵土餘生淡荷慈光加被孟夏奉手書感歎無已年
來禍患如影依形劫火洞朕業風匝地重煩佛力冥

感人天護持瀕歿卽危懂而獲免古人有言王老師
修行無力爲鬼神所窺三復斯語良用自愧彌天飛
錫仍歸舊隱恨不能腰包戴笠撒手因依湖水一方
近可聚首插艸聚沙機緣有待聖可比行私心未愜
頃聞冰山乍判陽焰倏消空花隕滅難邀空果此是
四王韋將弘護大脩行人不願清淨佛因受此塵染
蒙雖無天眼靜中頗能覷破知其佛眼人能自領受
也去歲接席曾談續燈一事淡荷許可此非獨紫柏
老人未了願力實末泐一萬年中慧命所繫頃見濟
雲兩家堅固鬪諍蠻觸交戰首尾互敢狂風邪焰長

此安窮所望大德同體慈悲爍世外金剛之眼奮人
間董狐之筆定此公案勒成一書庶幾正眼重開魔
軍少息昔者韓退之論修國史有天刑人禍之恐識
者鄙之况乎續禪燈開末學恒沙諸佛所共瞻仰豈
復爲禍福動搖歟生誘昧此書功德比一切注經釋
論功德真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轉法輪波旬不喜
知沮壞此事者必多矣願以師子無畏力自斷無爲
所咻也首楞蒙鈔三易其稿今秋輟筆少有端緒更
加數年研究補闕正訛狀後就正有道爲流通之計
向有緒言未竟者則慙大師性相達大師八識未了

之義及關交光師邪說本末此三段公案略荷指授
誦帶鈍根未能記憶敢乞信筆疏通伸寫疑義俾學
人得破驛導瞽因指見月幸甚幸甚阿耨達多龍三
宮中生山四大河水廣利四大海羣生豈惜以筆尖
餘潤作四河水救度此焦芽敗穀耶宗鏡刪訂非鵝
王擇乳不能具此心眼俟譬對畢卽當仍歸湖水因
白法老人便郵附訊法座軍持相望敬候德音

復卽中軋老

餐風味道積有淡懷立雪吹燈未遑依止伏承慈誨
重荷記存同體大悲彌淡鏤染竊惟斯世正眼希微

法幢摧倒今欲折伏魔外必先昌明正法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辟諸用藥治病先扶元氣辟如發兵討賊先固根本今之爲法者不先昌明正法徒欲以岐口沓舌搢柱盲禪代治之不克又讐其氣味惠灼借言和會倒戈而從之則亦末矣台家一燈實在法座慈賢兩宗同所欽挹今將重理涅槃大經發明頂_上二師所未備此法門調元之神丹卽末刦伐邪之上劑也我如來常寂光中悉知悉見豈不如往昔求使時心在阿難如初日之照東壁乎願我大德當仁不讓奮筆而成

之時節因緣誠哉不可失也法華一經玄義奧妙苦
于過詳文句點定苦于過略學粗眼■但別方隅不
有指南誰爲準的要解以後衆說紛如玄義不玄盲
人妄判今當治定盡爲一門務使百川必東四河入
海不獨開權顯實宣敷如來一大事因緣抑亦智者
大師開宗立教之正旨也以台家一家言之亦有兩
端一者法華維華金口演說分河飲水諍論煩興此
別彼圓或攻或守如重二口共嚙一身若鎧菴東湖
之流排擊他宗情隨函矢謂慈恩一宗豈容崛起四
海永清之後則固而比于妄矣此山家室外之鬪所

當寢息者也慈先傳止觀正脉流法華大旨何以斥
爲山外之祖孤山與四明同學心觀真妄畢觀三詩
異說何以牴牾之甚嘗川以四明弟子操戈入室十
諫雪謗杭抑妙宗何以抵死不相下故當判其阡陌
別其涇渭無俾亡羊長失訟鹿不休此山家室中之
評所當平亭者也人天眼目法炬在慈光教扶宗伊
誰之責金剛經言于此經典受持誦讀爲人演說所
云演說者以口說以舌說以講解說以筆墨說以塵
塵刹刹熾狀而說非但踞曲盤牀升論師座吮唇播
舌而後謂之能演說也伏祈具大願雲施大法雨慨

朕命筆以涅槃爲說始而他經傳次第闡發古稱四
明中興教觀陪位九祖豈异人任在大德荷擔而已
矣昔者佛轉法輪必資啓請如蒙鈍劣不能比迹梵
天亦宜自後于夜叉之傳唱乎伏惟採擇法門幸甚
衆生幸甚涅槃經疏二函點勘已畢附歸記室文字
品十四音議仰承下問蒙于音聲文字茫狀無所解
嗣當悉心詳考少有弋獲取次奉復茲固未敢強所
不知艸次抑對也仰恃法乳之愛率爾狂易幸惟慈
宥不盡翹企

答覺浪和尚

蒙以暮年窮子跂向法門自分多生願力現世根器
惟有埽除戲論綺語習氣將世間語言文字宣揚正
法庶可俯除宿業上報佛恩讀植聖草中刻經著述
二篇不覺懽喜讚歎踴躍起舞每思紫柏大師謂本
朝單傳一宗幾乎滅熄傳燈未續是出世一大負今
世魔外交作狂瞽橫行宗師如林付拂如葦如公所
云較正五家宗派判定一書作錄以繼傳燈作傳以
續僧寶使綱宗決定眼目分明一切僭竊裨販無所
忌憚之徒如堅氷之入沸湯不日消殞則永明之教
再見于斯世諸佛正法眼藏不憂沈沒無日月罣穴

世界中矣當今之世非公其誰當仁不讓幸爲努力
此中關係直是一藕絲繫須彌山須透出金剛眼睛
猛利用事是非邪正陰陽黑白如定爰書如照業鏡
較景德景祐間其難百倍其功亦百倍若謂魔眷衆
多燒亂可畏不知諸佛慧命斷續所關定有密跡力
士執那羅延杵侍衛有欲破壞者自朕頭破八分碎
如微塵古人捨身爲法亦復何憂何疑懼哉微誠積
願悵撥涌現敢以弱毫尺蹄代骨墨皮紙仰效梵天
殷勤啓請昇日當持鉛提素供執簡之役於左右如
裴公美所云不忘圭峰法乳之恩也本師夢遊全集

空隱師頃從嶺南寄到卽當較刻流通承示大序正是函蓋相合法門中機應感召良非偶狀也勿冗奉復語不倫次唯座右諒之

又答覺浪和尚

承示續燈錄起凡例精詳措當確狀爲人天眼目知妙吉祥乘俊猊已將自口中出矣近代紫柏海印之外有密藏開公其金剛眼睛能爍破四天下開其殘編斷墨詳論禪講二家諸方尚有遺畱者應一訪求以資擇汰之暇又本朝宣德間徑山有增補續傳燈一書詳列大慧以後諸家宗派此亦宗門要典諸方

未有談及者亦應訪求若近日流通諸錄朱紫不別
烏焉二寫不獨嚴統之爲譌繆和尚秉大法炬然大
法燈首當于此處照破塵沙劫中諸佛諸祖共當灌
頂證明應不惜師子全力也憨大師夢遊集仗靈隱
栖壑二公得窺全寶而書生陳方侯于作字頃感動
出家是因緣尤爲奇特比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
云我是賢劫一佛有何异邪因思屠兒多生用屠刀
殺人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
屠刀也屠兒瞥眼能放下屠刀我輩多生不能放下
筆管視彼嶺表諸生豈不可笑可愧又當知殺活一

機放拈不一拈起時筆管卽是屠刀放下時屠刀亦
成筆管今欲流通大師全集廣募衆緣仰求老和尚
拈起筆管卽以屠刀而爲說法使現在世間屠兒書
生不改各人面孔人人作賢刼一佛不亦快乎扇頭
佳什次韵奉和落句有石題評一語亦是老書生
把屠刀也老和尚得無以切泥鈍置之乎揮汗灑縷
放筆一笑

寄內衡法師書

恭聞大德繼紹新兩公之後樹法幢于武林慈恩一
宇遂如驪珠獨耀桂輪孤朗益希風望塵爲日已久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

頃過湖上方擬捫衣咨請而侍者已先期渡江遙望
法筵如在天外謹遣一介焚香再拜通姓名于左右
且少有啓請焉益以西垂之歲歸心法門旣不能勤
修六度又不能了悟一心多生結習在聲名文句中
只好借此一路回向真乘庶幾就路還家不斷佛種
竊念爾許時世魔強法弱宗熾教微台賢慈恩三家
不絕如綫而時師之明教者又往往崇今薄古沿流
失源如清涼所謂勝負氣高是非情厚上古妙義用
而不言先賢小疵廣申破斥者昧昧思之竊心恫焉
良不自揆思以凡心淺智討論經論之异同和會宗

門之鬪諍庶幾使諸聖玄旨如日中天古師微言不墜于地而根器闇劣學問單疎屈步失足水母無眼如然螢火以照須彌如持牛毛以蘸海水心識知其非任狀終不能以但已也且如金剛一經慈氏以補處菩薩著頌無著天親以地上地前菩薩造論圭峰纂疏科文則依天親釋義兼採無著不獨稟承青龍大雲諸古師實佛佛相承之宗旨也今欲一切抹殺各暨新義不但無著牽羊且使慈氏退舍可乎不可乎又如首楞一經長水遠遡京贊近師宗鏡旁魄蒐羅實百代心匠之祖令人沈溺晚近互相師習不曰牧齋有學集

會解云何則曰正脉云何談及古人師承宗旨如理會科斗時事晉之籍談數典忘祖君子譏之而况于佛典乎蒙于二經疏解僭有鈔略般若則以偈論爲大宗首楞則以長水爲綱要自茲以往諸宗異說皆爲難其繁仍撮其要領辛勤數年略具艸彙擔囊負笈願就正于有道而惜其不相值也惟識因以志願研求如入暗室不見手掌承聞合響之後更有述義舊疏新章咸歸智鏡請以暇日刳心誦習終當重趺布髮而請諮決也瑜伽師地論實爲惟識之宗天親撮其要義造惟識三十頌今驟閱瑜伽文海浩汗不

知天親所撮以造頌者何處標文何處約義又古來判敎大率以瑜伽屬相宗中論屬性宗相先性後似有淺深差別今考瑜伽論釋曰龍猛採集大乘無相空敎造中論等由是衆生復著空見無著菩薩證法光定事大慈尊請說此論理無不窮事無不盡云云則又似中論先而瑜伽後相未必淺性未必深也此皆承學所未了更有疑義數則具如別楮望于紙尾一一批示如來說法度人不擇聾盲喑啞定不以爲狂爲瞽而置記不答也湖上尚有旬日淹畱翹勤頂禮佇俟來敎馮楮可勝瞻仰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一

疏

大報恩寺修補南藏法寶募緣疏

粵自恒星西鑒圓音雷布於中天慧日東臨遺教雲垂於震旦傳譯一千四百餘部因果括囊尊奉一千二百餘年人天光被運開鴻朗會顯龍華皇覺現身御金輪而說法蔣山廣薦捨寶筏以渡生欽註楞伽精研初祖之心法陰翊皇度特標柳子之微言法界弘開義天宣朗日本命金襴之使則草鬯風從雪山搜玉庫之經而多羅雲集紫金山卽耆闍崛雲驚飛

騫秦淮水作阿耨池天龍窟宅龍光象馬佛光紹隆
玉鏡珠囊法輪助轉線花貝葉慈光翔涌于朔庭須
曼燕支慾網銷降于忍土五花貢牧宛馬齊來千里
市場陽關不閉昭神武于不殺遐暢皇風攝異類以
逆行冥資佛力承平暇豫衆生之業果弘多正法凌
熒邪外之侵氛交作原其來漸厥有二端一者青色
邪師黃頭外道建瞿利爲天主抹殺覺皇誣彌戾爲
大西混淆器界一者五魔末品四衆下流假棒喝爲
排場聚聾導瞽掃經律爲戲論狂走迷頭怪鬼縱橫
魔民鼓煽植邪因于像末譬諸蠹蝕而蟻緣啓殺運

于劫初遂致木穿而屋覆用是三精霧塞九塞颺廻
百丈瓊臺漂零驟雨千尋華觀掃蕩沉灰悲哉佛日
之中淪洵矣法雲之有待歲丁單闕運屬蕭辰旅泊
長干抱鹿苑垂成之後頂禮大藏佇鷄鳴問夜之期
爰有友蒼庭公應囑累而至止旻昭侍御矢金湯以
護持相與次第經函棟料藏板逝將整齊漫漶拾補
闕遺結構藏弃之房分濟流通之法務俾三乘四教
再耀摩尼五部千函重羅寶網事方經始願屬弘深
授簡虞蒙申言唱導嗚呼昔者雙林示滅三藏未興
諸天唱言共求法寶以謂法船欲破法城欲頽法海

欲竭法幢欲倒法燈欲滅今茲正法凌彛非其時歟
又謂象王旣逝象子亦去行道入漸少惡人力轉盛
今茲邪外交作非其識歟以諸天之愁悶啓迦葉禮
足之因以迦葉之捷槌成王舍結集之果思諸天心
沒憂海不減阿難我輩漏染衆生當復如何悲愍念
迦葉清淨選除維艱建立我等現前承用當復何如
奉持我佛得法僧祇演音妙界大悲愍物方便利凡
若復逆佛本懷不思顯發是爲滅法豈獨辜恩護法
以破邪爲宗破邪以顯正爲本如上所說總屬謬因
一則罪重撥無一則病深狂易從地倒者還從地起

生滅不壞一心用藥毒者還用藥銷對治必資三寶
惟茲法鏡有照卽空斯彼邪壇不摧自倒譬摩祇之
片藥力治蟲豸而饑虵之毒螫頓除若梅檀之一枝
香徧由旬則猗蘭之熏臭都屏注赤帝以點香海思
汚尾間持螢火以照須彌謀燒頂踵豈徒制其邪繆
還當渡彼痴冥斯今日標本之要機故當年總持之
宗鏡矣謙益多生敗種宿世鈍根幸逢勝因頓增往
願心力俱直敢力折闡提之幢知見未開誓先遣阿
嘔之種更祈同志竝發深心佛法僧寶寶飯依經律
論燈燈繼續少金剛吞少府藏定透肌膚一滴水入

于天池齊無終始身經塵刹偏爲床座三千心學多
聞誓願總持十二庶可獲衆生之最勝終當請諸佛
之加承謹疏

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

大藏之改梵夾爲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
開公始也海內鉅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
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
公夢禎紫栢法眷誓願欣助者嘗熟繆布衣希雍金
壇于比部玉立暨丹陽賀氏吳江周氏沈氏刻塲初
卜清涼後移雙徑旣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

嚴發經者中承用先也藏師遁跡紫柏示化六十年
來物變錯愕而經藏一燈相傳未熄庚子歲壽光上
人以律行推擇住持寂炤嘉郡諸善信翕然傾化謀
襄盛舉于是四方經版若寒山趙氏平湖馬氏金沙
于氏咸輦輪輻輳歸于化城壽光剖心佛前誓捐軀
盡年爲可開二大士了此弘願海印弟子錢謙益乃
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於乎是舉也有四善焉一曰報
佛恩二曰拯末法三曰挽劫運四曰知時節洪惟明
二祖開天四輪御世藉鴻庥于三寶頒龍藏于兩都
結蔓之文重來竺國灌頂之侶疊至月邦海宇乂安

人天祐助時當萬曆運在日中 婦守職貢于燕支
烽銷馬市 長乞靈文于貝葉箭折氍毹表自此鷄彝
象尊皆歸佛土遂使金隣玉嶺共暢皇風凡我今日
之臣民誰非神祖之佛子維茲藏英肇刻萬曆之中
年奉此經函卽同祖宗之慧命文身無量佛日常新
欲報荅慈父之慈宜宣布法王之法所謂報佛恩者
此也昔苦法弱而魔強今苦宗強而教弱魔強法弱
魔在法外宗強教弱魔在法中棒喝交加豁達莽蕩
是爲惡醉而洪飲誰能引鏡而識頭誠使性相二宗
燈燈齊焰經律三藏鏡鏡交羅般若影現于河沙金

剛穿透于骨髓則慧炬不揭而自耀邪雲不撥而自
開矣昔者楞伽佛語之宗唯識轉智之旨闡自風幡
已後蔚爲義解之師固已鏡懸方來預鉗狂僞今于
斯世布此遺經楞腹飢虛飽以梁黍寒風凜冽禦彼
復陶固諸佛所證明亦諸祖所印讚所謂拯末法者
此也吾讀張魏公虎丘經藏記曰兵革鬪亂起于無
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以現前山河大地本依無明
不覺而生則一切殺劫苦緣皆從煩惱增上而結人
我相重恩仇海深但謂此人殺彼人不知自心殺自
心劫末之後怨對相尋拈艸樹爲刀兵指骨肉爲仇

敵蟲以二口白嚙鳥以兩首相殘我佛同體大悲視
如一子應機說法爲彼衆生今乍免劒林鐵鑷之災
猶未脫血路刀塗之債亟宜猛省回向佛乘三細六
粗旋滅五陰之重擔六爻十習長超三毒之深坑福
以智名土由心淨化毒霧爲寶雨轉殺氣爲祥雲所
謂挽劫運者此也若乃時節因緣有其多說一者末
流法寶忽玩易生以是故先甲後庚紆歲月以課其
成要一者此土衆生剛強難化以是故先號後笑資
喪亂以創其同心又則執恪多端欲貪爲種銅山錢
埒留待模金之中郎白鏹朱提總付借財之車子睹

茲覆轍破我慳囊但捨貧女之一錢卽破微塵之千
卷又則劫運促迫陵谷遷移當藏師壬午發願之年
正賤子庚寅吾降之候歲更八十運已千年龍象銷
沉鳳麟遐舉經版之琅函重閉長干之蠹簡猶新惟
此一絲獨懸九鼎倘不及時整理抑或任運凋殘惜
矣劫灰哀哉墨穴慢舟先滅良無待于月光般若重
興恐難期于南岳又况經本五千餘卷似闕二百有
零刻資三萬餘金今估二千以上功惟一簣事在合
尖共種善根無忘嘉會藏藏師未了之一願則四願
齊圓轉紫柏無盡之一輪則三輪具足挽法運卽以

挽世運報佛恩亦以報國恩行矣上人勗哉夫子聽
茲苦語勿厭繁文

武林湖南淨慈寺募建禪堂齋室延請禪師住
持宗鏡唱導文疏

淨慈無生願公法筵之偉器也悼法祖之凌夷悲山
門之頽圯誓衆告佛以興復爲已任敘述唐宋以來
興替故事與發願經營緣起走其徒數百里告聚沙
居士曰茲山實永明智覺禪師結集宗鏡之地現國
王身爲大護法者吳越文穆忠獻二王也居士爲佛
法金湯爲吳越苗裔願於楮墨間放大光明不獨唱

導四衆實天人眼目所馮依也居士炷香佛前合掌
讚歎曰善哉善哉五濁世中三災劫後上人乃思扶
衰起廢樹大法幢豈非甚難希有者耶我聞佛法不
違時節因緣識尙父于戍卒爲佛法作主者法濟也
識永明於天柱與元帥有緣者韶國師也於時禪學
大興定慧延入王宮受戒義解明律龍象歛集或分
席說法或神通應現漢南小小國土華嚴法界湧現
恒沙蓋其君臣主伴皆乘願輪受佛教者與今日時
節因緣當復云何石鑑錦樓誰堪囑累赤髭白足誰
司記刻上人之言曰滄桑密移民不識兵革是壽師

無緣大慈所攝受壽師常寂光中未知作何證明東
山肉身雨淚開寶智覺爾時爲當破顏微笑爲復悲
愍雨淚土人具有天眼更當再一勘辨也宗鏡一席
談何容易漢南奉制稱其居吾國土代佛宣教心濶
太虛體包羣動人天善友非師而誰洪覺範以謂味
其生平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
聞韶法鏡歸然一燈如綫荷擔何人補處何據年來
魔外交作盲禪熾盛吾嘗作武林報國院記聞谷塔
銘慈大師真贊不惜張拳努目饒舌發揮慈大師往
蒞三峯勘別學人親侍巾鉚備聞箴砭今年七十老

矣雖復齒豁頭童故自眼光如漆豈肯啞口歧舌隨
流唱嘆上堂示衆不異登場豎拂拈錫渾如演戲居
然纂承佛印弘紹祖庭智覺於常寂光中爲破顏爲
雨淚應亦如前所云云也上人勉之哉悲願堅固機
緣勃興飛樓湧閣故當一彈指頃移兜率于人世智
覺諸老亦必乘願再來爲不請友爲大導師有爲因
緣如浮漚起滅何足道哉居士身爲窮子財施法施
一切無有皮冊有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一部謹函致
土人作宗鏡開堂資本仍遙寄一語普告四衆蒼天
居士唱導竟護法竟也

永定寺興造募緣疏

吳城永定寺者經始于顧太守之捨宅得名于韋刺史之題詩至正重新永昌傳九臯之法席永樂鼎建備著衍少師之刻文法無汗隆運有興替胡天水改作書院豈非闡提江桃源復此招提又遭壞劫乃者惟密法師貫花飛錫挿草唱緣畫毘聚沙假形像而說法氷床雪被罄衣鉢以命工誅鋤艸茅冀除瓦礫樹寶殿于棟折榱崩之後似湧靈山煥金谷于風饕雪虐之餘如來兜率辛勤畚築次第經營行將復五賢之俎豆炳煥丹青闡海印之法堂牢籠緇素功有

同于累土事必待于布金清信士三山鄭君等以是
因緣屬余唱導余惟此郡舊本吳都三都九達伽藍
櫛比長街夾巷蘭若駢羅道俗接居營建接踵邇其
利益蓋可指陳一者通邑大都紅塵四合摩肩擊轂
白汗交流族類煩滋則貪嗔易種風俗侈泰則淫殺
難除斯菴藹之奧區卽業殃之淵藪於是精廬布列
梵宇叅差刹竿法幢夾旗亭而拂路咏歌咀讚流闌
闐以飛聲歷落鐘魚輝煌經像庶使鳴鐘鼎食發深
省于朝歌魁削市屠迴慈心于夜夢邇者滄桑變革
運起市朝兵燹侵凌阨先都會數當陽九劫抵災三

鬼爛神焦出出每鳴于宋室往歌來哭踈踈有驗于
魯巢欲挽劫波須資佛力惟諸佛菩薩湧現之地爲
天龍神鬼擁護之區風旱可以祓禳刀兵易於消弭
今殿宇重新之日值介馬甫息之秋碧血青燐乍收
餘燼朱門白屋旋復舊觀金鋪綉柱甲乙更西第之
堂垣木帷毬門庚癸聚東方之壁壘茂苑之城如畫
閭門之帆欲流凡茲佛力之普存豈非人天之加被
仗護世四洲光明之福德允叶天休考形家五緯生
尅之機祥亦云无咎願我善友同耕福田發歡喜心
施財施法生不動國供佛供僧花鬘雲徧覆四郊共

依寶地甘露幢高臨三界永謝刀塗福不唐捐語無
虛誑

普德寺募修禪堂疏

西蜀勗伊法師問公駐金陵城南普德寺儀範霜肅
辦才雲湧講法華楞嚴楞伽諸經唯識諸論如水瀉
餅如肉貫串黑白四衆圍繞傾聽心開首肯嘆未曾
有將開演華嚴宗旨大轉法輪寺當頽圯後禪堂數
椽上漏旁穿軍持漉囊靡所栖止

心法藏始篤信華嚴一經經中之王賢首一宗教中
之海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

無不

者昔康藏初宣

白光涌蓋清涼繼演景雲停空圭峯再講
新疏泰恭小師斷臂聽法今于後後五百年說此大經交映
千門融冶萬有豈非乘大願轉作如來使帝心以下
諸祖從毘盧華藏中分身冥加助佛宣化者與如上
功德海墨難書舉要言之畧有其二一則曰以挽末
法也二則曰以救末劫也云何爲挽末法大法垂秋
狂瞽交熾盲禪魔民彌天障日不待月光出世此世
界幾成墨穴矣演若多晨朝覽鏡迷頭狂走欲令知
本頭不失非仍以明鏡指之不可今于中風狂易之

時演說圖頌法門三法界十玄門大圓鏡智朗然中
天彼迷頭狂走之人終不能出大圓鏡中將爽然自
失矣彼如劒葉林下卽傷人我如舍支鼓慈愍說法
藥王儲上藥以療病海師具慈航以拯溺佛種不斷
非小因緣故曰挽末法也云何爲救末劫五濁衆生
業用深重墮地獄苦歷刀兵劫馬頭火狗籠身而耕
舌封狐乳虎噉血而膾肝四山來合八苦交煎歷劫
燒然物銷報盡惟此華嚴燭除宿業一偈能排地獄
之苦而況于人世間桎械枷鎖有不應聲解散者乎
升天能止修羅之障而況于小劫中礮車熱鐵有不

觸手銷滅者乎寧風旱彌兵火迴血塗撈毒海家持
夜摩之偈人唱善財之歌斯世之灰場鬼國胥涌現
爲華嚴樓閣恒沙法施莫大乎是故曰救末劫也當
知此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法師演華嚴法界自度度
人功德無盡四衆聽者一字染神歷劫不失功德亦
無盡有人能施法財莊嚴法筵供養清衆是功德與
講者聽者永不唐捐等同無盡居士炷香禮佛說誠
實言人天八部所共證明有如不信當拔吾舌

乾元道人祠屋疏

於乎天傾西北地圻東南捐採芝服朮之身抱寢苦

臥薪之痛嗟南風之不競無救陸沉抱明月而長終
居然水解文履善黃冠柴市了宿願于他生陸君實
紫服珠崖現幻身于異代騎鯨一往猶祈帝命于寥
陽跨鶴重來忍睹人間之雜沓次上公之班列終比
玉晨播十賚之寵章尚紆金雉修三閭之老屋懸一
領之道衣採此山薇姬積金澗之蒼术酌茲春酒侑
華陽洞之白雲望美人兮溯洄思夫君兮太息

爲柳敬亭募葬地疏

太史公滑稽傳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吾觀
漢人孫叔敖碑文言楚王置酒召客優孟前舉酒爲

壽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于其中楚王欲立爲相歸而謀之其妻爲言廉吏不可爲孫叔敖之子貧賤負薪爲之歌詞以感動楚王復封其子此蓋優孟登場扮演自笑自說如金元院本今人彈詞之類耳而太史公敘述則如真有其事不露首尾使後世縱觀而自得之此亦太史公之滑稽也嗟乎孫叔敖相楚之烈自若敖蚡冒葦路藍縷之後于荆無兩一旦身死其子貧賤負薪楚之列卿大夫無一人爲楚王言者而寢丘之封乃出于一人之口則卿大夫之不足恃賴而優孟之不當鄙夷也自古已然矣雖然孫

叔敖之身後而優孟可以屬其子假令優孟而窮且
無後也楚國之人豈復有一優孟爲之搖頭而歌者
乎士大夫恬不知愧顧用是嗜謔優孟以爲莫已若
也斯可以一喟已矣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踈
髯談笑風生重齒牙樹頤頰奮袂以登王侯卿相之
座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撐肉薄之時一言導窾片語
解頤爲人排難解紛生死肉骨今老且髦矣猶然掉
三寸舌餬口四方負薪之子溘死逆旅旅觀蕭然不
能返葬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優孟敬亭之後寧
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爲天下士大夫愧也三山居士

吳門之异人也獨引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爲敬亭營兆域焉延陵羸博之義伯鸞高俠之風庶幾兼之余謂梁氏生質伯通之廡死傍要離之墓今謀其死而不謀其生可乎平陵七尺玉川數間故當竝營不應偏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焉游焉章甫韎韐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閭巷之輕俠裘馬之少年輕死重義骨騰肉飛者吾兄事焉吾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亭鳥鵲無依而鳥鳶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明公以一言先之余笑曰太史公記孟嘗君客鷄鳴狗

盜信陵君從屠狗賣漿博徒游生之所稱引者冶游
則六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臂鷹之侶富厚則駟
驢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齷齪間茸兩
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專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
豈可與裋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
以吾言號于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
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
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稽焉